



虎年说虎

■特约撰稿人 王 剑

阳光下，它悠闲而威严地在领地上踱着步，额头上的“王”字隐约可见，身上的皮毛鲜亮而华丽。晚上，隐伏在黑暗之中，它雄健的躯体如蓄满力量的利箭，随时等待着一跃而起，扑向窥伺已久的猎物。突然，“嗷呜”一声，声吼如雷，百兽惶恐。

它，就是让人闻而生畏的“百兽之王”老虎。“状如猫，大如牛，黄质黑章，锯牙钩爪，须健而尖”。老虎高居食物链的顶端，俯瞰着从林众生，是凶猛强悍的顶级猎手。

在中华数千年的文明史中，虎一直是时运昌盛的象征，被赋予坚强、勇敢、智慧、英雄、力量、尊严、权力、自由等文化内涵。古时的勇武之士叫“虎贲”，意思是犹如猛虎之奔走；勇猛威武的将领叫“虎将”。三国时，蜀国的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被封为“五虎上将”。魏国的许褚也因为骁勇善战、膂力过人，号称“虎痴”。十二生肖中虎居寅位，前牛后兔，是唯一能代表猛兽的动物。

在我的老家黄鹿山，人们以虎为瑞兽，期盼借助老虎的威猛、勇武与力量实现驱邪避灾、保佑安康的美好愿望。姑娘出嫁时，嫁妆里要备一双黄色布虎，寓意喜结良缘、早生虎子；婴儿周岁时，家里得准备虎头帽儿、虎头鞋和虎肚兜儿，还要缝一只布老虎当玩具。虎头鞋的鞋面

以红色、黄色为主，用五色丝线绣出虎耳、虎眼与虎牙，周围用白色兔毛镶边儿。春节走亲戚，婴孩戴着虎头帽，脚穿虎头鞋，威武中更有几分俏皮，咋看咋好看。过年了，人们喜欢在大门上贴虎，门两侧置灯笼两盏，谓之虎眼；有些家的影壁墙上，一只猛虎怒目含威，正对大门；堂屋的显要位置常悬挂虎画，画中衬以雪景山石，或者松枝明月，意为“神虎镇宅”，邪魅远避。在老家，老虎往往承载着人们的美好期许，在时光里流淌。

家乡流传着两个关于虎的故事，一正一邪，脍炙人口。一个是“老虎学艺”——很早以前，黄鹿山上的老虎没有什么本领，只好拜村里的猫为师。猫生性实诚，教会了老虎纵、跳、蹿、扑诸般技艺。老虎学得本事学成，恩将仇报，竟然扑向猫，要把猫一口吃掉。猫敏捷地爬上了白杨树。老虎在树下无计可施，只好快快而退。另一个是“老虎报恩”——村里有一个樵夫，进黄鹿山打柴时遇到一只猛虎，无论他走哪条路，老虎都在前面拦着他，也没吃他的意思。樵夫大为惊异，大着胆子上前察看，原来是老虎的牙齿间扎了一根骨刺，影响了嘴的咬合。樵夫把刺拔掉，还用草药轻轻敷上。半年后，樵夫的院子里经常收到野猪、黄鹿之类的东西。樵夫心里明白，这是老虎在报恩呢。讲完之后，村里的老人总要叮嘱听故事的孩子：“将

守岁

■刘 峰

年年过除夕，相对于热热闹闹、红红火火的上半场吃年夜饭，我更喜欢下半场的守岁，它所蕴含的神圣、静谧让人眷恋，引人向往。

一盏盏灯次第亮起，家家炊烟袅袅，户户爆竹声声，香气在天地间飘荡。红红的对联、红红的灯笼、红红的窗花、红红的门神，一派喜气；粮囤、谷仓、木栏、猪圈、羊棚、鸡舍，都被父亲贴上了对联，寓意美好。

该守岁了！

酒席散尽。一个黄灿灿的铜火盆摆在堂屋中央，炭火红红，温润如春。遵照习俗，父母开始“照虚耗”，以求来年家境殷实、人寿年丰。一家人将所有的灯盏换成新的，彻夜通明，亮亮堂堂；供桌上，燃起两支红红的的大蜡烛，红焰摇曳，满室添香；屋檐下，高高挂起一对大红灯笼，里面的两盏油灯被点燃，红光笼罩，古意浓浓。母亲又燃起一支支蒲棒大小的红蜡烛，将它们分别安放在每一张床的床下，以驱散一切黑暗。

一家人围火而坐，不知不觉，村子静了下来。恍惚之间，如处在另一个世界。偶尔有一两朵烟花绽放在空中，又瞬间四散。抬头望窗外，但见村巷无人，一缕缕淡蓝的

薄雾缥缈纷纷，仿佛在寻觅什么，如梦似幻。

守岁，也要十二分的虔诚。父亲要求一家人坐得端端正正，不允许嘻嘻哈哈，更不能打打闹闹。这是对幸福的珍惜、对光阴的敬畏。母亲早已准备了花生、瓜子、蚕豆、麻糖、甘蔗、苹果，还在火上煮了一大罐米酒。日历上方是一挂老钟，钟摆有规律地摇摆着，不疾不徐。

当熬至黎明，父亲为了给大家提神，照例讲起了“年”的故事。一年一年，父亲讲得津津有味，大家百听不厌。父亲讲到关键处，我不敢瞧外面，担心“年”此刻就潜伏在门前，随时会闯进来，顿时睡意全无，全神贯注守岁。

“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天。”守着守着，雄鸡打鸣声瞬间划破了村庄的宁静。抬头看窗外，只见村庄的天空呈鸦青色，除夕已悄然过去。全家人迫不及待地推开门，一缕新鲜的空气顿时迎面扑来，让人清醒、令人振奋。东方，胭脂色的晨曦正在孕育鲜活的日出。

该接年啦！

父亲将一挂早已准备好的爆竹的引芯点燃，紧接着，十里八乡爆竹齐鸣，将人们的激情推向了高潮。

拜年

■特约撰稿人 李 季

小时候因为身体不好，我认了四姑做干妈，意在多一份亲人的护佑。

每年快过年时，四姑父都会骑着自行车来送汤圆面和腊鹅。汤圆面是他们自己家种的糯米磨的，鹅是自己家养的。

关于拜年的记忆，大都和四姑紧密相关。小时过年没有什么亲戚可走，姥家、大姨家离得近，但和我们家关系疏远，有时去有时不去，去了也是吃顿饭就回来；舅家很远，压根就没去拜过年。父亲就兄弟二人，没有亲姑姑可走。所以，过年一去四姑家就能住好几天。

记不清是几岁时认的干亲，开始两年是母亲带我去拜年，离得有二十多里，走着去，路上遇见拉空架子车的，母亲一问是顺路，就央求人拉我一段。回来时，四姑父会背着我，把我们送出很远。

后来，是大姐带我去一起拜年，有时还和七姑一起，也是一路走着去。我们三个一路，我走不动了她们两个轮流背我。天寒地冻的，走着走着，路就化冻了，泥泞不堪，老是甩了两裤腿的泥。有一次去拜年，大姐和七姑不知为何生了气，晚上睡在一张床上，还是谁也不理谁。第二天早上，七姑起来，睡落枕了，脖子痛得转不动，以为自己得罪了枕头，就把枕头竖在床头，给枕头磕头，还不停嘀咕着，让枕头保佑她快点好。大姐我们看得“哈哈”

舌尖一抹甜

■杨龙美

中国人最讲究吃了，春节的美食更是琳琅满目。在如今这样大好的年代，山珍海味应有尽有，我却总是倾心于那无论在哪个年代都少不了的甜味。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老家还不算富裕，虽然无论哪家过年时多多少少都会准备一些平常很少吃到的肉类，但我还是会被那些各色甜食所吸引。

父亲做的花生芝麻糖是我的最爱。看父亲做糖并帮着他烧火是我乐意做的事。父亲是个做事极其讲究的人，做糖更是一个技术活。父亲一边做着准备一边告诉我炉膛里的火什么时候要大一些、什么时候要小一些。有时因为控制不好火候而被父亲训斥几句，我却毫不在意。父亲把花生炒得脆香并吹去红皮稍微碾碎，再细致地熬糖稀，然后把花生、芝麻倒进糖稀里搅拌，搅拌好了从锅里盛出来放在案板上摊成薄薄的方型，最后趁热切片。好了，这时我的奖励就来了——父亲会把切下来的碎片直接送到我嘴里。那香、脆、甜，现在想来还会令我口齿生津。

我最喜欢水果糖、奶糖的包装。对于那个年代的我来说，收集糖纸成了一大爱好。那些有着好看图案的五颜六色的小纸片有的是透明的，在阳光下闪着彩色的光，漂亮极了。过年期间，无论去谁家拜年，我最开心的就是能收

获几块儿糖。每每带着喜悦的心情极小心地剥开一块儿糖含在嘴里慢慢品味的同时，我都会把糖纸弄干净并理平整，然后像藏宝一样一张一张地藏起来。后来，越积越多，这对我来说像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呢。我常常在独处时把它们拿出来，对着太阳仔细看上面的图案，有时也会把它们重新剪贴，夹在本子里。那些灵动的动物和鲜艳的花草把我带进了一个充满奇幻的童话世界，让我小小的脑袋里充满了生动有趣的想象。

云片糕和油炸糖果为我的思想插上想象的翅膀。我喜欢“云片”这两个字，也喜欢那薄薄的白片拿在手里的感觉，仿佛是在手心托了一片云，它要带我飞向蓝天、飞去远方。把它含在嘴里慢慢咀嚼，那样的甜、糯、粉，会让我觉得是把那飞翔的梦吃进了肚里且化成了一股力量，无论多糟糕的过往都会化成烟雾渐渐消散。也许，这就是它取名“云片”的用意吧！

过年的甜食还有豆沙包和汤圆。赤豆做的豆沙包有面粉的甜，而黑芝麻做的汤圆是又香又糯的淡甜。当然了，水果也是甜的。只是我们那个年代水果真的不多，过年能买几个苹果就算不错的了。

对了，别忘了吃饭时再来点儿甜酒。一家人有说有笑地围坐在一起，甜甜蜜蜜的感觉从舌尖开始，一直传递到被好日子浸润着的心田。

来一定要做个好人啊，好人会有好报！”有段时间，为了攒学费，我天天到黄鹿山上逮蝎子。可惜一次也没遇到传说中那只报恩的老虎。

那一年，我在中学读书，教美术的孔老师无意中，画虎最负盛名的画家前有刘奎龄、刘继卣，后有冯大中。二刘画虎，骨法严谨，惟妙惟肖。而冯大中笔下的虎有骨、有肉、有神，不仅画出了虎性，还画出了虎情。他借虎言志，开一代新风。最有血性的当属画虎大师张善子。他笔下的虎生动逼真、气势威猛。林语堂曾评价道：“凡一肌一脊、一肩一爪，无不精力磅礴、精纯逼真！”卢沟桥事变后，张善子作画，画中28只老虎个个怒目圆睁，发出声声怒吼，扑向西沉的落日，他为此画取名《怒吼吧，中国》。时至今日，展读此图，我们仍能够感受一种“雄大王风，一放怒吼；威撼河山，势吞小丑”的磅礴力量！

前不久，我回老家小住，与村里的小朋友玩一种“老虎杠子”的游戏：老虎吃鸡，鸡吃虫，虫咬杠子，杠子打老虎。每次都以“老虎老虎”打头，相当于预热，也是给对方留足思考的时间。若我喊“老虎老虎——虫”，对方喊的是“老虎老虎——鸡”，那我就输了。输了，就会被刮鼻子。那天，我喊了几百声“老虎”，喊着喊着，仿佛又回到了童年。



国画 春满乾坤

赵有芬 作

浓浓的年味儿

■程 霖

岁末，回家过年，是游子一年中最大的期盼。无论身处何方，父母在哪儿，哪儿就是家，内心的牵挂是回家唯一的路。

十多年前，年味儿藏在偏远的老家。回爷爷奶奶家过年，是父亲铁定的规矩。彼时，年味儿是挂在屋檐下金灿灿的玉米棒子，是土墙旁码放得整整齐齐的干柴，是房梁下滴着油珠子的腊肉，是片片青瓦上飘动的袅袅炊烟，是爷爷奶奶为儿孙们准备的农家菜，是长辈们塞到口袋里的压岁钱，是纯朴厚道的乡邻们端出来的一碗香喷喷的米花茶……

年味儿，是一份独属乡村的、混着鞭炮香味的慵懒时光。时光无言，草木枯荣，悄悄地带走了奶奶爷爷。老人走了，大家族虽未散，但似乎再也找不到从前十多个家人彻夜围炉夜话、觥筹交错、人声鼎沸的浓浓年味儿了。

时光在走，人在变，年味儿也在变。近些年，每逢过年，爸爸妈妈会带上各种备好的年货来到我的身边，把冰箱塞得满满当当。城市里没有“噼里啪啦”的爆竹声响，取而代之的是“哗哗啦啦”的麻将声；没有记忆里小孩畅快的大笑声，取而代之的是手游的背景音乐；没有了彻夜不灭的篝火、跳动的火苗，只有一家人穿着短袖坐在舒适的暖气房里，盯着手机屏幕猛戳红包，即使抢到一分钱也能开心满怀。

每每这时，总是遥想多年前旧时光里的浓浓年味儿。一个人静静地拾起回忆，偷偷反刍，咀嚼回味。电影《岁月神偷》里有句台词：“我问爷爷，这年为什么越过越没年味儿呢？爷爷说，不是这年没年味儿了，而是现在过年时最快乐的人不是你了。”一年又一年里，谁不是在失去中得到，又在得到中失去？

“哈哈哈……”是爸爸看春晚小品的笑声，“快来吃‘元宝’啦……”是妈妈催促我吃年夜饭了。恍然间觉得，不是年味儿变淡了，而是每个时代的年都有了不同的内涵。

团圆是双向奔赴

■叶森岚

出差的路上，母亲来电话问我：“今年啥时候回家？”我迟疑了下，回道：“看情况再定吧！”

我拎起包正准备站起来，后座一位老汉从兜里掏出车票，递到我跟前问：“姑娘，你帮忙瞅瞅，我是在这一站下车吧？”我仔细看了看，告诉他就是在这一站下车。

老汉咧开嘴笑了笑表示感谢。他晃悠悠地站起来，跟在我身后走出来。两条编织袋就是他的全部行李。他紧紧握住行李的双手很粗糙，长着许多老茧，一看就是不常出门的农民，身上的西装样式虽旧衣服却更新。

“老伯到这里干什么？”我好奇地问。

“我孩子在这儿工作。因为疫情影响，他一年没回家了，我来看看他。”他边说边小心翼翼地把车票揣回兜里，又把西装上的褶子捋了捋，解释道：“这是我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这身衣服还是孩子前几年买给我的，一直压在箱底没穿过，我是干农活儿的，穿了这就像猪八戒穿小褂——不合身。”

周围的乘客被老汉直爽的话逗笑了。“老伯，你穿这身挺合适，你家孩子看了肯定喜欢！”旁边一位小伙子搭了腔。

这一场不远千里的奔赴是多么沉甸甸的爱呀！一时间，车厢里的暖意好像开了闸的洪水，涌向四面八方。老伯受了感染，从编织袋里掏出一些橘子塞到我们几个人手里。我突然想到母亲每次来看我必定也是满满地装上一箱特产。有时候是宰杀干净的土鸡土鸭，有时候是她自己种下的地瓜玉米，甚至有一回带的是一桶活鱼——她还总要找些我不好驳她的理由：“你爸一个人在家吃不了那么多！”又或者：“亲戚们知道我要来，非得让我带上！”

手上的橘子还散发着若有若无的清香，我又拨通了电话：“妈，我明天就回家！”

春联红

■周衍会

贴春联是春节的传统习俗。

我的父亲当过老师，写一手好字，每年春节前都要写春联。记忆中，农历小年一过，家里就是一片红春联的海洋了，桌椅、沙发上都摆着刚写的春联，几乎无落脚之地。

写春联，准备工作必不可少。父亲是个有心人，他有一个本子，里面收集了很多春联，这样为左邻右舍写时就不会重复。家中方桌也要擦拭干净，将收在书橱中的毛笔拿出来用水润开，专用的碗洗刷干净，准备好墨汁——父亲喜欢用“一得阁”墨汁，墨迹光亮，有墨香味儿。

父亲写春联的仪式感也很强。写前要洗手，脱去笨重的棉衣，只穿棉马甲，利利落落的。家中茶几上还备好茶水和瓜子，以免客人在等待过程中着急。春联纸有些是裁好的，有些没裁，父亲还得替他们裁开。裁纸有一定技术含量，大小、长短、尺寸等都有讲究。这件事一直是父亲在做，他也曾让我学过，但我不敢下手。

但牵纸是我的工作，就是父亲写时我在一旁帮他按着纸，父亲写一个，我就轻轻拉一拉；一副春联写完，再与父亲一边一个，小心地抻开，放到空地上。小的“福”字儿和春条、横批，我一人就可摆好。父亲写字很快，一两个小时就可写满家中所有空地。第二天一早，我和父亲就将千透的春联拾起、卷好，用细绳绑好，等着主人来取。

父亲写的春联内容大都是传统的，像街门上一般写“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堂”等。家中的房门上，我印象最深的是爷爷的房间，年年都写“福如东海水长流，寿比南山松不老”。我考上中专那年，父亲破例在我的房门上写了副有些另类的春联“蟾宫折桂日，金榜题名时”。对其他春联内容，我却记得不多。

还记得小学时，有位语文老师在课堂上表扬一位高年级女生每年春节期间都会摘抄春联积累写作素材，作文果然写得好好。还有一位同学，毛笔字写得好，小学五六年级时就能写春联。我父亲对他的字也是赞不绝口，让我既惭愧又羡慕。

如今，年过七旬的父亲春节前还是要准备纸笔，写几张“福”字或春联什么的……每每此时，我总会想起记忆中那些红红的春联，就像一团团火焰，温暖了岁月、抚慰着人心。

走亲戚

■钟瑞华

从农历大年初二开始，姑妈和堂姐们便兴高采烈地回家来，厅堂里顿时热闹无比。白天，男人们聚在屋前摆好桌子玩扑克牌，女人们则一边晒太阳一边织毛衣，孩子们在旁边捉迷藏点鞭炮；晚上，男人们坐在一起边喝酒边侃大山，女人们围着火炉边嗑瓜子边纳鞋底，孩子们聚在一旁唱儿歌讲故事。

记得有一年春节，大家相约去30公里外的堂姐家做客。堂姐见我们到来，既高兴又激动。在满屋子的欢声笑语中，我们一路上的疲惫随之烟消云散。

记忆中最深刻的还是和表兄妹们相约去外婆家做客的情景。每年农历正月初二，表兄妹们都会按照约定一起去外婆家。外婆家比较远，我们一路上分享着生活中的趣事，时而漫步、时而小跑，很快就到了。年迈慈祥的外婆见到我们无比高兴，一会儿摸摸这个外孙的头，一会儿揪揪那个外孙女的小辫子；一会儿夸这个头孙学习成绩好，一会儿赞那个外孙女长得水灵……后来，我们都成了家，自从外婆走后再也没有相约一起走亲戚了，但那份温暖和快乐却永存于记忆中。